



中篇劇作選刊

藍蔴的圖門江

駱賓基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57.6

著者號

2107

登錄號

24867



編主村 豐
刊選作創篇中

江門圖的色藍

著基賓駱



學藝股

行印司公版出豐新

圖們江的神話

吉林省東部國境的高山叢中，有一條寬闊的流水，這就是作為朝鮮和滿洲土著交界的圖們江。朝鮮人稱呼它用着自己的語調，叫做豆滿江，有誰要探尋自然界的奧祕的美嗎？那麼背着你的鹿皮行囊，提着你的樺木手杖，到這兒來旅行吧！

這是怎樣的一片豐美的大草原呀！當你艱苦的攀上黑頂子山的峰頂，當你掀起鴨嘴帽，用胳膊揩抹額上的汗滴的時候，你立刻會驚訝的塑像般站在那兒了。展在你面前的近景，是圖們江北岸的峽谷，這峽谷上的原始性的洋草（中國沒有適當的名稱來呼喚他，因為俄屬海參威的草原上，生着的草和這裏是同樣的草類，那麼就叫洋草了。還有那個民族比我們這樣更直截了當



的嗎？）形成一片綠湖。波濤，那綠色的波濤，用怎樣輕佻的美姿波動呀！

你忘記了疲勞，忘記了峽谷兩邊還存在着披了密林的山嶺，忘記了注意那綠林活了多少世紀，忘記了考查那每株巨幹粗枝的白樺樹是多大年齡；而且圖們江岸那遠景，又是怎樣誘惑你呀！無盡止的草原，彷彿綠色的海呀，望不清是霧氣還是煙塵？朦朧的，幽渺的，依稀而見的是山嶺形的起伏的紫色影子，然而你真的奔向那盡端去採取自然界的奧祕，那麼你必需預備十天吃不完的乾糧，而還要有一桿備有充分子彈的快槍。一到這大草原的盡處，你就發現那起伏的確乎是一道山脈，只比草原高一兩丈，可是你再站到那排矮山的山頭向山背後望，你才吃驚，原來你所見的大草原，是距離平地四五千公尺的高原，而下邊是深不可測的山列的峰嶺，而峰嶺的最高度處還比高原矮一二十丈呢！在那些山嶺半腰，你能望見幾坐墻壁歪斜的高麗屯子，也許能望見低空升起的一兩朵白煙，一分鐘之後你能聽見這是槍聲。可是你極

難看見打鳥的獵手，他們全埋在那些稠密的森林裏呀！在北岸的大草原上呢！你可是難見一個足可懷疑有人的響聲了。這裏是那麽幽靜呀，在那排矮山下，空間永恆的迴蕩着一種聲音，背景是那傲昂的圖們江的水流聲，只是在這裏才能聽見的一種宏大的聲音，因爲江流是在高原盡處向山峽間直洩了。而在原來的黑頂子山，你就聽不見這種山巖和江水的兩重奏。那裏的江水，是無聲無息的，但遠處一聲鳥鳴，却又那麽清楚，而且你能辨別出是呼喚牠們的情侶還是預言天要起風。雖然這裏是幽美的，而且空氣又那麽的潔淨，在你的眼睛和遼遠的草原空間，沒有一點塵氣，然而彷彿感覺到空氣裏有種什麼使你迷蕩，使你神醉，不是色彩裏，在氣息裏………妖魅性的誘惑你呀！老遠的草原有一塊飄動了，接受愛情似的飄動，越來越近，你就知道一陣風經過這裏了。

總之，你的眼界一接受到這兒，那麽；你將毫不遲疑，獻出你的愛情，

你若是剛剛失戀的人，那麼當時你的腦子裏出現的不會是使你痛心的那個人兒，而是一種慾望；就是要在這大草原上躺一躺。想望望純藍的高闊天空。在宇宙的胸脯上求得沉醉，這沉醉，只有你知道多麼珍貴呀！假若你是來買地皮的商人你會失掉你估計地畝產量的能力，你也不去計較土壤和水利而完全迷惑在這夢幻的景緻上，付出二十倍的價錢，你還說便宜，假若你是鐵路工程師，那麼你將要另外改造，來保留這塊草原，那怕改道會消耗你五倍的精力，那怕改道得穿三十個山洞，得建築四十座鐵橋，那怕鐵路建設的機關不批准你都會拿辭職要脅。假若你是個畫家，那麼你帶回去的絕對是一幅白紙，你將對這大草原發出五十聲幸福的嘆息，而丟掉，你那珍貴的畫筆，等到離開這裏你又說是給鬼迷住了。那商人也會說霉氣，那工程師辭職後才發覺確乎是中邪；假若是你還有一點清醒，那麼打聽打聽附近的居民，他們會嘆息着：「確乎有些草精靈呀！難道你不知道吉林出人參嗎？」這時他會低

下頭來做默默的禱告，因為他罪過地說出了那聖潔的草精靈名字。他們是羨慕那些有獵槍的隣居的，當我請求這個神話的講述者而遭到拒絕的時候，我立刻看出他的缺點，你知道人們是各有各的貪心呀！我答應用圍槍來換他的允許，完全出乎我意外。「不便呀；你知道，那能提名道姓的沾污了她們呀！」於是我捨開這望着隣居提槍而過眼睛就發光的莊稼人，找老婆子那些皺紋滿臉望見一塊花布就展開的老農婦，是怎樣的慈善呀；給過路一塊玉蜀黍餅子，都把烤焦的一角剝去，放到自己的嘴裏，然而同樣地遭了拒絕？不管用銀耳環或是繡花枕頭賄賂她。小孩子聽到這樣的要求就把手裏的糖菓退回來說是一媽不讓提……草精靈。「然而我終於得到了，感謝劉伶呀？他給我們遺下一種寶貝……白乾酒呀；還是那個不接圍槍而拒絕過我的老莊稼人，四兩白乾酒，他就違背了他的誓言。

下面就是這個老人所說的故事。



還是遠古的時代哪！你知道，那個時代的太陽冰冷，大地是堅實的，而圖們江的水流，發白，飄蕩着大的冰塊。幾千年就是這樣過去了。

當太陽第一次溫暖而大地立刻就軟柔了。那時候，它們懂得了什麼是愛情，連圖們江兩岸的冰雪，都融化了，形成若干細狹的水流，那水流的優美音韻，就是發自宇宙內心的歌唱，表示慶祝他們王子和大地的愛情。從高的山峰的巉岩下，從低的山溝中，暢鳴着流下來，參加圖們江的大規模伴奏，只一夜功夫，沿江的兩岸，就有綠色的青草出現。圖們江也變成了藍色的。人們呼喚這個時期，為圖們江上的春天。

圖們江怎麼會一夜的工夫變成藍色呢！這裏也有個原因，原來圖們江很早就有江妖在這裏。她的前身是天界看守王母娘娘果木園的果木仙。正像我

們中國一般的傳說一樣，她在天界犯了罪，才被謫到人間來受苦。

當她在王母的果木園裏某一次碰見呂洞賓的時候——作孽呀！誰都知道呂洞賓是天界出名的風流大仙的，你知道他在下界鬧的許多浪漫史嗎？到現在京戲裏還有三戲白牡丹，這是一個偷情的聖手呀！不用說在天界也是大有名聲的，你想果木仙整天在那裏看守花草果木，無論是怎樣的聖女，見到那些遊蕩飄舞的蝴蝶，見到果木枝上那些蝴蝶使以誘惑的花朵，沒有不動情的呀！她那時就堅着兩膝坐在花壇癡想起來。她想如其這樣把日子消耗在寂寞裏，倒甯貶到下界去嚐嚐愛情的滋味——就在這想頭過了不久的工夫，呂洞賓從園牆外經過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鬼迷了呢！還是着了邪？她望着他的時候，嘴唇就現出微笑的影子。雖然那僅僅是一秒鐘的微笑，可是給巡遊神發覺了。那些巡遊神，鬼才知道他們是躲在什麼地方哪！若是他們有另外的案子可以交差，那麼果木仙也許不會給謫到凡間來。真是罪過呀！就是天

界也有這樣湊巧的事情，他們偏偏剛才受了王母一頓訓斥，說是他們忽於職守，呈來的案子不該老是湊不成數，他們的規定是每天至少要有三萬六千份的檢舉報告。他們現在只好把這一樁也歸併到報告裏去了。可是這個果木仙只向呂洞賓微笑，還不能成爲一種不德的罪名哪！這就難壞了他們，幸而有個巡遊神沒有喝醉酒，你知道他們也是怪苦悶的呀！整天遊來蕩去，還得在躲鼻子躲眼的，當那份差事也不比坐辦公廳的老爺們舒服呀！這時候，那個唯一清醒的巡遊神就提起筆來，在微笑底下加了兩行硃筆註解；「微笑時，雙目有光。」於是不德的罪名成立了。這個在果木園寂寞的度過若干歲月的美人兒就遭受了放逐，欣喜的離開了上界，開始看護圖們江了。那時候圖們江上游，就是你嘆賞不絕的那塊青草高長的高原上，還有些修煉的山妖們呢？他們就把果木仙認作江妖，來和她交結了。因爲果木仙既不能升天，也不能定形，只是個脫壳的靈魂，一個姿容嬌美的幻影，也就甘心居於這樣的

地位了。實在她也不願再升上界了，既是圖們江上十倍的寒冷，她至少在下界還有個希望，說不定巡遊神發了慈悲心，替她送個口信兒給呂洞賓哪？那時候，她的名字是黑眼睛。

到底她巴望的日子，來到了。就是山妖們發起慶祝太陽和大地的愛筵上——說到這兒，我不能不解釋爲什麼叫作愛筵呢？因爲呀！它們和我們凡人不同，我們凡人都是說吃結婚酒的。而宇宙的神們，從來是不舉行婚禮的，她們本不要這個罪惡的形式。這簡直是一個刑罰，實在說我們人類將來處置那些該判死刑的囚犯，不必槍決，也不必用絞架，只要給他找個不喜歡的女人結婚好了。永遠不許他離遺，或者他和他的妻子離婚的時候，不准，讓他在已經失去愛情的夫妻間受罪，實在呢！作孽呀！我就是受着這種刑罰的呀！你知道，我和我那個燒火的，唯一還能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原因，就是生了三個閨女兩個小子，大的已經能放牲口了，還得感謝老天，若不，早就磨搥

死了，還能對您講天說地！

（感謝上帝！他到底又回到故事本身了。）

在那愛筵上，加殊筆小註的那位巡遊神也來參加了。太陽的勢力大呀！這就是俗語所說：「人在人以下，誰敢不低頭。」並且還給黑眼睛帶來一個消息，呂洞賓今晚上也許來看看她，她是帶着徒兒柳樹精到下界來旅行的。這位巡遊神出色的聰明呀！他並且說從前限於職守，不得不檢舉她，實際上能瞞得住王母那個老婆子，他又爲什麼不樂於幫忙呢？巡遊神說的也是心裏的話，不過他沒有說，若不是前兩天聽見王母娘娘有下詔赦果木仙的口風，他絕不會這麼巴結她。所以肯低聲下氣的陪不是，並非是想在黑眼睛的心上討好。究竟她是王母娘娘跟前的人，不管怎樣，襯衣到底比外套近一層，而且朝晚和王母相處，不使得罪的。

黑眼睛當時靜靜聽着。沒有一點兒快活神氣，完全是打敗仗的俘虜站在

敵人的面前一樣。最後她說話了，只短短三個字：「謝謝您。」說完，就低着頭匆匆的地走了。

這天晚上，有燦爛的星光。是個幽美的夜。天空深藍。大地幽黑，顯得亮晶晶的黃金色的星光，是那麽神祕呀！圖們江的水流，靜靜的歌唱着，聲音又低又幽韻，我想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樂器比這江水所奏的樂曲，更誘惑人的聽感了！那時候，許多美麗的山妖們，都在圖們江的上游，飄遊着，她們一個一個的歡舞呀！所有這些圖們江的貴賓的香髮，都是披散在她們那肌膚光潤的肩上，耳鬢全插着她們住居的山上特有的花朵，那是土壤受了太陽的溫暖的愛第一次吐育出來的嬌子。她們的腳，是赤裸着的，胸部和兩條肌肉細緻的長腿，也是赤裸着，渾身只有一條輕柔而且透明的白紗巾兒斜披在肩上。唯獨是黑眼睛，那可憐的美人兒，披了一條黑紗巾兒，而且是孤另另的在遠遠的上游，散着步。一會子昂頭向遠遠西方天陞望望，一會子又低頭徘徊

徊起來。她說不出自己究竟是害怕那個撩心的仙子來呢？還是希望他來。夜是漸漸地深了，深了！那些山妖愉快的和圖們江道了別。還要呼喚江妖，和她知一聲，可是那些智慧的，就及時止住了：「爲什麼要驚動那傷心的人兒呢？讓她在那兒發散她的悲怨吧！」他們小聲說，她們用惋惜的眼光瞭望着她，彼此再會心的笑，就走了。帶着她們過度的疲倦，在天亮以前要回山洞睡一會兒。圖們江週圍，一個閃動的妖形都沒有來。寂靜呀！只有高空的星之羣，照耀着江水和遠山。江水是休息了，還是睡眠了呢？一點聲息也沒有？這時候的黑眼睛呀！還在上游孤獨的散着步呢？她有無限的悵惘和憂愁，已經失去注意週圍的閒工夫了。最後，她終於發現，她是給孤另另的遺棄在這兒了。那時候，她那巧小的薄唇裏，有微微的嘆息吐出來。抖抖披肩，也準備沉入她的江底的寓所了。就在她剛彎腰的時候，她突然聽見背後有種聲音輕軟的呼喚她，耳緣發出一種醉心的呼吸，就迴轉她那白潔的脖頸，而且

她那秀美的嘴唇，完全不自主的笑了。（本來她是想作出嚴肅的神情）現在她的頭可低下來了，她是多麼害羞她那不由自主的微笑呀！她心裏叫着：我的是他的了。她那細軟的腰軀，接觸到有力的環抱工夫，就暈過去，一無抵抗的給那仙子平空抱起來。

永遠不忘的一夜呀！幸福的一夜呀！星星快活而青草滋長的一夜呀！

當黑眼睛獨自個兒立在江邊上愉快地接觸到太陽的時候，她的眼睛就變成了藍色的，而圖們江的江水也變成了美麗的藍色；並且她已懷了孕。

不久，巡遊神就一次傳遞王母臨下土來巡狩的消息。圖們江江妖黑眼睛開始憂鬱了。因為這正是兩岸青草蓬勃，花朵接受愛情的季節，而且圖們江是毫無隱飾的現着藍色。太陽炎熱，大地喘吁。怎麼能瞞過王母的智慧的眼睛呢！

是太陽作的法呀；還是司掌風霜的天神愛護她們的良友？圖們江江妖感

謝她們的恩惠，那一天風變了，是這樣淒冷。一夜工夫，滿地全是白霜，太陽隱閉了對本地的溫情，而圖們江兩岸的草原逐漸凋枯，到處飄散着花種。等到王母出狩的日子，下界已經恢復了原型：太陽冰冷，大地堅實，而圖們江發着白色，飄蕩着冰塊。

「還好嗎？」當王母的玉輦經過圖們江上空的時候，王母微笑着，向跪伏在江水的果木仙問。

「托庇娘娘的洪連，罪女沒有受到什麼苦！」黑眼睛伏臉向水，沒有敢抬起頭來，因為她那雙眼睛依然還現着藍色。

「金童傳旨！」王母轉向輦側的童子說：「果木仙看護圖們江千年有功。前罪盡免。今賜鵬羽仙衣一件，潔白髮繩半兩，限卯時重登天界，着太白金星座前報到，註冊，列入原班供職！留念天恩深厚，持身自潔，以贖前愆。」

金童立刻高聲傳達，結尾加了句「欽此謝——恩！」

果木仙立刻向空遙拜。那時候，她聽見金輦啓動，而且上空飄飄墜落下來幾種王母的賜物，然而果木仙沒有伸手去接，她在這一瞬間仰臉向金輦尾後那羣仙子望去，因為她自從那幸福的一夜之後，還沒有第二次和呂洞賓相遇呢！她現在要看一看，她的情人是不是也追隨輦後。輦後確實有個身背寶劍的呂洞賓，然而他和李鐵拐談的那麼興緻淋漓，彷彿根本不知下界有一個目送他的情人兒的果木仙。

黑眼睛的眼光惶惑，而臉色遲疑，正在這時候，她望見呂洞賓的徒兒柳樹精，那頭上頂着一株樹的精靈，迴頭向她自驕自得的一笑。於是黑眼睛突然慘叫一聲，暈過去了。水流把她送到一個山峽的峽口。山精靈們來探望的時候，發現她的身旁圍繞着二十四對小孩兒，頭上都頂着幾株草，有的坐在她的膝，有的向她胸前爬，有的攀動她的肩膀。

黑眼睛醒來，她的那雙美麗的眼睛依然變成了黑色。那時天已經傍晚。

那些守候她的山妖們說：「你的眼睛是多麼易變呀！」「你要喝些什麼嗎？」
「我們看護了一夜呀！你是什麼也不知道！」「你看你週身都是些多麼漂亮的
小女孩兒呀！」

然而果木仙推開了她們，並且抖抖身子，那些頭上生着青草的小孩子完全跌落到雪地上了，她們是吃驚的望着她們的母親，有的一口咬着手指，要哭了。她問：「諸位！現在什麼時候了？」

「還問什麼時候，那不是東邊快明了！卯時啦！」

果木仙一手拾起鵬羽仙衣來，披在肩上。那是山妖們替她從江流裏撈上來的，她們不知道這是王母的賜物，還拿來給她遮腳呢？

現在黑眼睛的臉色是那麼愴慌，僅說了聲：「再會！」就飄飄上昇，而且手裏還捏着半兩髮繩，來不及紮在髮上。她心裏祝禱着：「南天門不要在
她沒有走入以前關閉呀！」她不是喜歡那道赦，而是要到上界去追尋呂洞賓

，她不知道在下界遺留下二十四對女孩兒。儘管山妖們是怎樣高聲招喚，她都沒聽見。

果木仙昇天之後不久，那二十四對頭上生着青草的女孩兒，全死光了。她們除了自己母親的乳汁，是任什麼都不要吃的。自然失去了母親，她們就只有任在飢餓中夭折了。

山妖們嘆息着，就把她們埋葬在圖們江兩岸，並且爲了紀念她們的母親，舉行了一次火祭。

幾千年過去了，圖們江兩岸就第一次出現了二十四對人參。

往昔埋葬圖們江江妖胎兒的兩岸，在某年春天出現了二十四對人參。

那時候，山妖們已經修成正果，早入仙界去了。

那二十四對人參，剛出土，就博得了百草的崇敬，成爲百草之王了。

那些出土最早，打種最早；並且讓種子隨着春風到處飄舞的婆浦丁；那些聚族而居，永遠享受家庭樂趣的馬尾草；那些依靠紅色花朵而縹緲出衆的杜鵑花；那些組織有層次而且挺立不屈的曲麻菜……全向人參俯着頭，週圍五尺遠，簡直沒有一株傲岸直立的青草。

這時候的圖們江，冰融雪消了。

你看呀！綠色就佔據了整個的土地，不管是江北這塊峽谷，不管是江南那塊無止境的大草原，一片光潤可親的綠色。

幽美的綠色呀！

寂靜的綠色！

當江北這片綠草一高一低的浪形波動的時候，那就是柔風旅程所經的蹤跡了。

從大草原的南端，一小塊的草林的鏡平面，起着波紋，飄展開來，輕柔地逐步挪移，直到山峽的這一端。遠處的草原已恢復了平靜，而這兒正開始愉快的波動着呢！只看牠們飄伏時的驕柔而溫馴的神情，就可以想像到微風帶給牠們的是多麼大的愉快。

每一株草都幸福的接受着微風的親吻，每一株草上的寬葉，都幸福的接受着微風的撫摸。只有少女在初戀當兒溫馴地接受愛人撫摸時，才會感覺到這種幸福和屏息中的快感。

微風一過，牠們就顯得格外幽美了，靜靜地微笑着，瞭望那——遠處的

姊妹正在那瞬間幸福的波動。

有時百靈鳥兒會在這峽谷的空曠中愉快的歌唱，抖動着牠們那巧小的翅子。

無限的和悅呀！

無限的幽靜。

這悅耳的鳴聲能在五里外聽得清清楚楚。

山峰之間的天空，永遠現着聖潔的純藍色，偶爾有一片片薄薄的白雪，那麼越發顯得這山谷的韻緻可愛了。

圖們江永無止息的奏着悅耳的樂曲，永遠是那麼單純呀！永遠是那麼幽逸。幾千年了，牠每逢綠色佔遍了這座山谷，就開始牠的歌唱，不單是慶祝草原的復興呀！牠還沉醉在自我的快樂中。因為是流水現出透明的藍色的日子啦！藍色裏還倒映着兩岸綠色的草蔭。

若是那平靜的水面上，現出兩三道笑紋，不用說，那當兒又是這草原上的旅客——春風經過這裏了。

圖們江的流水音韻，永遠是那麼單純，使你感覺是雙倍的寂靜；若是這江水的單純的流韻中跳出不同的音符，那麼不是野鴨子在那兒沐浴，就是高腿鷺鷥投落在那兒捕魚。牠們短促的叫一下，那粗獷而豪爽的聲音，更使你感覺到大草原的寂靜。

黃鸝，臨水的草枝猛的搖撼一下，會有一匹黃鸝出現。牠斜着身子，腹部的絨毛閃着白的漩渦，只在這閃動的絨毛上，你才知道這晚上有風。

牠歪頸流覽着天空，實際上也許就在尋找便於落脚飲水的石子，只在這時候，圖們江邊才能聽見一兩聲嬌滴滴的啾鳴；而且鳴聲還該繼續下去，然而突然中斷，原來牠已飛落在水濱了。

臨水的草叢間，偶爾也會竄出一匹頭上豎立着兩角的山鹿，那兩角彷彿

兩株枯樹，定定的停立在那兒，高出草叢一倍，然而你看不見牠的身子，牠還潛立在草裏呢！眼睛現着又胆怯又俏皮的光；兩隻耳朵一會子向前豎立，一會子又向外展開，偵聽什麼，充分表示出牠是多麼胆小。

若是牠仰着鼻子向空氣聞嗅一陣子之後，鳴叫一聲，那麼不用一秒鐘，牠一定俯下長長的頸子，探嗅着江邊泥土的氣息，把一個蹄子先插進水裏去，不久三個蹄子也就先後落水了。

喝足了水，牠還不走，必得癡癡站一會子，嘴巴還滴着水珠，就又想起什麼心事來了，忽而又仰着鼻孔高鳴起來。那聲音呀！是充滿了林居的寂寞和空虛，彷彿厭倦了這山林幽棲的日子，但是不一會兒，牠的眼睛就又現出明亮而閃耀的愉快光輝了，什麼因由也沒有，就一溜煙兒的跳着奔馳開去，仰着頭，讓兩株大角搭在脊樑上，跑呀！跑！

累了，就停下來吃口草；若是興緻好，聽見一匹野兔子的跳動聲，還會

再跑一里路，不是胆心，而是特意嚇唬着自己玩兒，直到神疲力盡，才高聲鳴叫着，尋找牠的同族去了。

你不是覺着牠很好玩嗎？可是那些可憐的草精靈們呀！一聽見鹿的脚步，臉色就可怖的蒼白。山鹿是威脅她們生命的唯一的惡魔。這羣惡魔的嗅覺力是太銳敏了，慣於尋找這些健身延齡的草類之王。

不管是飄蕩在圖們江上空的黑鷹的魔影，還是山谷間傳來的狼嚎，既使從這狼嚎的淒厲聲中，聽出牠們的噙涎和飢寒，而人參們是一無所感的，但只是一聲山鹿的鼻息，就足以嚇昏她們了。

不怪她們的肉顫心驚，她們剛出土不到兩個月，就失去了三個姊妹，現在留在圖們江北岸的人參，只有十對零一個了。

那些又高貴又可憐的草精靈，白天只是流淚而且嘆息，夜裏又是嘆息和流淚。多餘的時間，就用來作禱告，禱告她們能獲得一個救世主，而且禱告

這救世主早臨這塊土地。

有一天，她們正在哭泣，那是她們失去的三姊妹的三週月忌日。她們突然聽見鹿羣恐惶的奔騰而過，尾後出現了兩匹黑熊，追逐她們。

她們彼此凝望着，而且眼睛有欣喜的光輝閃露了，又移目望向空曠，可惜草長，除了飛閃的鹿角和鹿耳，她們望不見什麼，只是有兩道草浪洶湧向前，而那許許多多的鹿角和鹿耳朵一會子就隱沒在草原盡端的山林。

高貴的人參們，以爲這次有了救主，她們欣喜而臨風歌唱。然而不多日子，她們就又恢復了往日的悲怨，她們的日子還是在眼淚和嘆息裏打發過去，剩餘的時間，依然是禱告。

原來她們發見那兩匹黑熊，永遠不會給她們一點兒恩惠，也就是想永遠不會給山鹿羣一點兒傷害。

牠們是從遙遠的興安嶺遷徙到這裏來。夫妻倆的額髮，老是遮着眼睛，

這額髮，成了牠們自身的一種障礙。連牠們自己也知道，只要這些濃密的額髮存在一天，牠們就永遠不會嘗到一點鹿肉的美味。

最初，她們還追趕十來步，若是距離漸遠，她們就毫不遲疑的放棄了她們的目標，坐下來休息。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造物主的意思是多麼奧妙！給了黑熊無比的力量，給了那些沒有利齒銳爪的鹿羣，都是靈敏的聽覺和四隻飛快的長腿。而且還恐怕黑熊過於霸道，又在她那前額上加了濃密的額髮。當牠望見了一個可口的山獸，奔跑的工夫，額髮就垂下來，遮掩了她的眼睛，再站起來，用前掌擦髮觀望的時候，就是一個刺猬，也會竄到草叢裏。永遠找不到她的蹤跡。

不管怎樣，這一對黑熊在圖們江已經就打牠們霸主的基業。

牠們吃飽之後，很悠閒，這裏走走，那兒跑跑，非常的愉快。

尤其是有太陽光的日子，牠們就彼此追逐着嘶咬着藉以娛樂，一個仰肚

朝天，一個四脚跨地。

那時候，牠們的鼻孔就會發出一種有興緻的喘吁聲，而且呻吟聲也是甘美，又舒暢。

牠們會忘了外界的山谷，忘了外界的草原，完全沉醉在自我的愉快中了，那令什麼都不在牠們那簡單的頭腦中存在。

牠們在這時候，往往隨興之所至作出最危險的一樁事，這幾乎是天天使牠們上當。

那就是當牠們重新追逐的當兒，會無情的爬上任何一株立在身傍的樺樹。

在向上爬的時候，牠們的四隻掌，是那麽靈活，那麽敏捷，只一會兒工夫，就爬上最高的樹峰，於是俯頭一望，牠們就立刻吃驚起來，停止了興緻勃勃的呻吟；正像兩個頑皮孩子，在逗趣中打碎了母親心愛的瓷器。

牠們定住眼珠，朦朧地停頓在那高高的樹幹上，因為牠們到現在才明白過來，牠們是離開土地一兩丈高了，那麼牠們怎麼才能再回到土地上呢！

牠們是既不會向下倒退，又不會轉過牠們那笨重的身子，不要說轉身，就是向樹幹旁的枝子上挪移，都不敢！而且他們又不會跳躍。

只有牢牢的抱住樹幹，一秒鐘一秒鐘過去了——她們無論如何得回到土地上呀！於是向下斜着頭。巡望着，彼此用眼睛詢探着意見，到後來，還是得用從前的法子來解救，那就是選擇一塊茂草的中心，向下摔，自然離開樹幹的那一瞬間是極艱難的，有時三隻爪掌都憑空了，可是那個抓住樹皮的爪掌却還用力的吊住身體，並且抓的更緊。

摔到草原上，牠們的叫聲是悽慘而短促，彷彿受傷的小狗一樣的痛吠。可見摔的多麼疼。

用舌頭舐着腿骨或臂部的皮毛時，牠們就沉默了，但舐完之後，又會不

自主的向空慘叫兩聲。

抖抖身子，還慘叫着，臨離開這裏還慘叫着，一聲一聲慘叫着，不過走出七步，不知是由於身骨活動的關係而痛苦減輕；還是她們又想起另外什麼心事，雖然還是慘聲地叫，不過那聲音是一步比一步低，一步比一步弱，不久就去絕口了。

路上彼此用鼻子嗅嗅，才決定回到山洞。自然她們又忘記了三分鐘之前所受的疼楚。若是太陽還沒落，若是牠們的興緻又復元，那麼管保牠們會再演第二次。

草精靈們依舊嘆息，流淚，作着每夜不可少的禱告。

不久，在她們盼望中降臨了一頭黑斑虎，只從那黑斑虎的前額上，她們立刻認識這是獸之王。

她們立刻召集了一次皇家會議，決定推舉四品葉去歡迎這位異族的王子

，帶着她們所選的獻花和要求。

四品葉是草精靈裏最有智慧的一株，正在他考慮幻化一個英俊的神童；還是慈祥的老人，更能得黑斑虎的歡心，就聽見山谷間爆發了一聲巨大的叫嘯。

震撼人心的叫嘯呀！又似憤怒，又似發威。那巨人的叫嘯聲，使周圍的山峰發出猛烈的回韻。

這回韻迴蕩在這幽靜的空曠間。還沒平息，西山脚下就有塵沙飛揚起來，原來黑斑虎在那兒刨蹴牠那四隻有銳爪的貓掌，腳底下一些草梗和長葉都奔騰到半空。

東山脚下也爆發了一聲怒吼，這自然是那霸主黑熊的咆哮。繼之，山谷間的百草抖索作響，空曠捲起一陣狂飈，黑斑虎和黑熊在這草原的峽谷中心交戰了。

你可以想像到這場戰爭是多麼激烈，牠們打了足足七天七夜呀！

戰爭初起的時候，母熊也想參加，她是那麼痛愛她的丈夫，生怕有個閃失，遭了黑斑虎的毒手。然而加入又怕反而使那霸主礙手，這樣，只有圍着那兩個戰爭者轉來轉去，老是想插手，老是沒有適心的空子，正像角力場上的裁判員一樣，她的激昂和亢奮是不下於交手者的。

那時唯一惹她注意的，就是黑斑虎那細長而挺立的尾巴，牠那金黃色的底子和一圈與一圈兒黑色花紋，是那麼誘惑她呀！當黑斑虎直立起來交鋒的當兒，在這當兒牠是企圖用爪子挖出敵人的眼睛——牠的尾巴就貼地捲來掃去，彷彿是一條在戰鬥着的毒蛇，可以看出牠是怎樣集中着渾身的力量。也可以想像出牠的耳朵給黑熊咬得多麼疼！

那時牠們全是用後腿站着，儘量伸長了頭，向對手猛撲猛抓，彷彿誰佔高風，誰就會把敵人打敗。一個斜着頭，在公熊的頭顱週圍抓來又抓去；一

一個用牙齒撕着黑斑虎的耳朵，左右搖擺，還想用另一個爪子環抱敵手的脖項……最後常常是黑熊給黑斑虎猛的一個進逼，而被迫坐下來，再想站立——虎爪，那鋒銳的虎爪快抵觸到牠的眼睛，雖然黑斑虎沒法抬起牠的頭頸，可是黑熊不閃避，鼻子上就會現出兩個流血的眼洞，躲閃的那瞬間，黑斑虎的耳朵就掙脫了。於是又展開一個新的局面。

但往往在這新局面將要展開的工夫，黑斑虎就出乎意外的蹙到一丈以外，然後迴頸望望給牠拋棄在戰場上的敵手，用帶血的舌頭舐舐自己的鼻孔和鼻鬚，只一分鐘，就又向遠處跑去了。

最先，是走入蒿草蓬勃的深密處臥下來休息。牠那有白毛的肚子，就會不住的煽動，牠的血跡淋漓的舌頭，搭拉在嘴外，像夏天在樹蔭下歇涼的狗一樣，喘吁！不住的喘吁！

在這工夫，就是一個烏鴉停在牠的脊樑上，牠也不會望望牠，或是改變

牠那貓的蜷伏的姿式子。

雖然深草外有什麼異樣響聲，牠又會迅捷的豎起耳朵，可是只一瞬間，牠又微閉着眼喘吁。

漸漸平息，漸漸迴頸舐舐脊背上的傷口，又舐舐牠那有血跡的前腿，再喘息一會子，耳朵向前豎立了，剛才還微閉的眼睛突然圓大而且放光。

於是搖幌着尾巴，站立起來；彷彿牠聽見什麼聲音，實際上呢：是餓了，想尋獵小山獸作吃食。

吃飽之後。牠還需要睡一會兒，一覺醒來，牠又會突然挺尾立起，四爪刨蹴着，威嘯一聲又平空蹠起。一蹠就是丈把遠，投奔戰場去了。那兩匹黑熊從牠走後，一直不停在那兒拔草。在那兒檢石子。

把草一叢叢地拋到場外去，把石子一顆一顆丟出圈外去。牠們把戰場打掃乾淨。那麼交鋒時就沒有絆脚障眼的東西。戰場就在黑熊的勞力下，一次

比一次擴大了。

戰爭停頓過八次：都是夜涼悽明的早晨。

黑斑虎在這七天七夜當中，喫了五隻山兔，十一頭羚羊，一頭野牛，三匹黃鼠狼子，還有一隻給野狸子吃了一半的山雞，而黑熊夫婦倆是開闢了兩畝廣的廣場，在這廣場上沒有一塊石子，沒有一株蒿草。

牠們拋出的石子在場外堆積成一座小丘；另外還有攀倒的兩株矮松樹，那是靠着母熊的幫忙，協力抬到場外去的。

七天七夜的盡頭，黑熊嘴裏流着白沫，眼睛流滴着血。那血不是由於傷，而是由於氣憤呀！牠完全耗盡了牠的力量，無聲無息躺在戰場上。

當黑斑虎用口含着黑熊的巨體，竚立向母熊觀望的時候，那忠厚而可憐的母熊呀！牠叫一聲，就跑開去了，頭也不忍再回。

黑斑虎尋找了一個僻靜角落，用爪子刨了個淺坑，把牠那還有一絲氣息

的敵手，埋葬了，不知道牠是不忍吃牠呢！還是欽佩牠那勇敢善戰的精神：還是現在吃不下口，留待以後饑餓的日子。總之牠是把黑熊埋葬了。

現在黑斑虎是這麼寂寞，垂着眼睛，走回西山腰的巖洞，一路舐着牠的傷口和嘴唇。總共牠受了十六處重傷，脊樑，眼角，腿，耳朵，都有淋漓的血。



現在黑斑虎膺得圖們江北岸這塊山谷中的百獸的王位。

當百草之王的四品葉知道黑斑虎是佔勝牠的敵人了。就把歡迎的致詞改作祝捷的致詞，依舊帶着鮮花和要求，走進西山腰黑斑虎所棲息的巖洞。他是幻化作一個瀟灑的道人。

「驅逐開鹿羣是不成問題！」當黑斑虎聽完四品葉那一長串的祝辭之後，明白了他們的要求的時候說：「那麼貴族，再沒有什麼要求了嗎？」

一見他的要求是這樣容易的被接受了，四品葉的態度也就不拘緊，眼睛放光，笑聲也爽朗而且流暢。

「自然我們這樣就滿足。」他說：「您當是我們還敢要求貴大王一年四季的供養？只這一椿就是貴大王賜給我們下邦的恩典。至於貴大王的畜物呢

？我敢說，一定給您養的肥肥的，胖胖的。

我回去就下命令，凡是江邊和山脚，都長柔嫩的鮮草，供給牠們喫，只是那些貪狼呀！大狐狸呀！可沒辦法，因為牠們不但不吃我們供應的東西，一定還打劫貴大王的餐物！」

「我先在這裏謝謝您的好意。」黑斑虎說：「實在呢？我也享用不了這許多。不過貴皇既然有這樣庇護的盛意，我希望留着用在我的希望上。

這裏沒有獵人嗎？你從來沒見過嗎？怎麼連人類你也沒見過嗎？像你差不多呀！不過不是一個幻像，他們有實體。怎麼你以為能瞞過我的眼睛嗎？那麼你再過兩個春天就有實體了嗎？這倒是稀奇——我的要求就是在這塊空曠上的草，在今晚一夜要長到七尺高，這樣我就不用掩蔽自己了。

您知道，自從我們這不幸的戰鬥以來，小東西們只要一見我的影子就逃掉，連那些懶山獅子，也因為知道我在這塊草坪附近，而警惕起來。我已經

兩天沒有嚐到羚羊的味道。今晚一夜，草原上所有的草，能長足七尺高！我的行動也就自由了，不怕牠們的耳朵多麼靈敏。」

「這也是不成問題的！還望您展限到八天。因為您是知道的。雖然我們幸居皇位，可也不能違背天時。我想八天以內，這裏會有一場好雨，那時候呀！我就能報答貴大王的恩典。」

黑斑虎同意的點點頭。四品葉就回到圖們江濱的皇區。所有那些草精靈，全欣喜的唱着牠們的頌詞，感謝上天的宏恩，祝福黑斑虎的健康，更盼望着春雨早臨這塊空地谷。

第三天，果然天際現出黑雲，一夜，雨下了兩指深。四品葉當晚頒佈了他的詔書。第四天早晨，所有的洋草都長足了七八尺高。

這是圖們江的鼎盛時代呀！兩岸再聽不見鹿鳴了，再看不見牛蹄般的鹿跡。

從前圖們江兩岸，可以望見紅銅色的草層，現着一片白霜。那不是霜，那是又細緻又巧小的白色花朵呀！更可以望見剛出土的綠草芽。

現在呢！現在不同了，七尺高的蒿草遮蓋了牠們，奪去了牠們的陽光和露水，牠們呀，只有嘆息和枯腐。

從前，從前的北岸，可以看見山脚下乾枯的小渠，小渠中有山上滾落下來的松蛋，那些塔形的美麗的松花呀！在松菌傍邊佈置優美的圖案，松雀和松鼠在這裏尋着松子。

現在呀！現在不同了，七尺高的洋草埋葬了牠們，牠們成爲地蟻的珍貴的貯蓄的糧食。

從前，從前草蜘蛛都沿着這些細狹的小渠來織網，滿山脚的小溝全是乳白色的平鋪的蛛網，一塊靠一塊，一片連一片，像是一些軍伍的野營，吉卜西人的帳幕。若是早晨，還可以看到那些小小帳幕頂上閃着光的露水珠。

現在呀！現在可不同了。蜘蛛網都伸展在草葉和草葉之間，離地總有六尺高，而且蜘蛛也變了種，失去了牠們土黃色的花紋，渾身一色綠了；并且現在呀，你不竄到洋草裏，你就看不到這片草原上的金貴子，螳螂和小甲虫。

總之，一切都變了，變了。小兔子們永遠晒不到陽光，猓獍子永遠得豎着耳朵，而且聽見洋草間的蟋蟀聲，就得伏下來不動，不管是一隻地撥鼠，還是一頭飢狼。要想逃開去，極不容易。草幹又密又長，簡直沒有容身的空子。

舒服的只有黑斑虎。只要那塊草頂一搖動，距離還不太遠，牠一定會捕到一頭小狼或是牛犢形的鹿。運氣好，說不定還能捉住一匹草狐狸。這是圖們江北岸這塊小草原上的內部的生活。

從外形上看，你找不到一塊白骨頭呀！除了北岸的山峰和密林，一色是

綠的大草原！

尤其是南岸那塊寬廣無際的天空，多麼聖潔呀！若是有一兩朵薄雲飄過這裏，那麼老遠地你就瞅見那片無邊無盡的綠輝閃閃的大草原上，飄動着的
一兩塊黑色的陰影。

那一兩塊黑影無聲無息的移動過來，漸漸貼近江邊了，浮在圖們江的
心了，移進，移進，逐漸經過草坪，是那麼悠閒而飄渺的出現在山腰的綠林
梢上，又挪向峰頂而消逝。

等你再回過臉來向南仰望，又是一色純藍的晴空。

鸚鵡是這塊天地的遊蕩子，春風是遙遠來訪的旅客。這裏的居民，你所
看見的，只有松雀、百靈子，惡靈，畫眉和斑鳩。數也數不盡呀！數不盡的
各種山禽！

只要秋天的大雁的排列，從這兒一過，山禽就漸漸稀少了，漸漸絕跡啦

！誰也不知道整個冬天，牠們是躲在那兒，是草窩兒裏呢！還是土穴裏呢！那時候，圖們江兩岸，全是白色的世界了。

不管是松林，不管是山嶺全埋在白雪裏。圖們江結冰，兩岸的野獸可以自由的從這岸走到那岸，而在冰上留下牠們腳跡。黑斑虎就依靠着追蹤雪原上的腳跡過日子。

雖然外形是雪的世界，可是內部又不同！這只有野雉能有那流動的幸福。

當牠從哪座山脚飛在這雪原上空而投落的時侯，若是雪原沒有堅固，那麼牠就會陷足在這些發光的雪層裏，牠在那瞬間還撲着翅膀想再飛起來，這正好，牠的翅膀越煽動，就越陷的深，沉到三四尺，那麼牠就會合起翅膀向下竄，了那些彎腰而倒的豐密的枯草，誘惑着牠。

牠很容易找到牠的吃食，有野玲瓏麥，有乾枯的山楂以及那些說不出名

來的草種。在雪底下的草棵裏，不用竄多久，牠自己也就供給山獾子或是野
狸子作牠們一頓盛餐。牠們也是和牠一樣，正在飢寒中跑到雪底下來搜尋吃
食呢！

我們還是回到故事本身上來吧！黑斑虎在這圖們江百獸的王位上，過了
三年。

這三年的幸福的日子呀！是草精靈們永遠不能忘的了。尤其是春暖江水
發藍的時候，她們幻化了仙女，依靠着她們的慧性，赤腳，裸身，只披一條
白紗，在圖們江上游到處飄舞，歌唱。讚美上界賜給她們的快樂，讚美太陽
，讚美星星和月亮，到後來隨着舌之所欲，連害羞草她們都讚美起來了。

一玩就玩到三星斜，一唱就唱到午夜，這三年悠久的日子，她們沒有一
點兒憂慮，完全隨着興之所欲，飄來舞去，不到興盡，她們就不會回到土裏
去。

這年春天，黑斑虎離開這裏了。臨走，牠登上東山的最高峰，飽覽一下這塊供養了牠三年的大草原和空曠，就向空暢嘯了三聲。

那聲音呀！有無限的悵惘和留戀。而且自從打敗那個故世的霸王之後，牠還沒有這樣自由的暢嘯過，因為避諱使那些小山獸們受驚呀！

所以這三聲狂嘯，你可以想像到是多麼高亢，多麼傲岸而宏亮了。從那聲音裏，又可聽出是獲得解放的一種舒暢。四山的回韻，久久迴蕩着，久久這空曠才重回到寂靜的狀態。

草精靈們聽到這聲音全嘆息。她們說：「牠是受不住這孤獨和寂寞呀！」探了許多初出土的紫公莢花，拋散在黑斑虎所走的路上，而且在空中朗誦她們的祝福詞，并盼望黑斑虎流浪一些日子，重新回來。

黑斑虎緩慢地向山下的北部那遼遠的山林峽道走下去了。

垂着牠那有黑圈的黑尾巴。

漸漸——漸漸消逝在林叢間了。



四

圖們江下游有了第一次人類的蹤影和聲音，那是一幫訪山客。

「開山啦！」

「開山啦！」

「鄉親們，聽到山神叫了吧！」有人扣着紙窗。

於是那些正在賭紙牌的山客們，全靜下來了。聽見山峰傳下來的虎嘯，那聲音呀！遼遠，是那麽遼遠！他們的眼睛凝止，有幸福的光點在那凝止的眼睛上閃爍，而且突然擴展開來。

他們就彼此望着，那一刻間，就互相擁抱起來，輪流着擁抱，輪流着祝福。彷彿新年初一的恭禧。

他們的臉孔有的發紅，有的閃光，看起來，是那麽新鮮，而且紙牌的頁

子在這愉快的漩渦裏，全飛揚到屋頂，又飄散到他們的頭上，肩上。撕得稀碎了。

唯有起一手好牌的山客，還捏着牌頁沒放手，愉快的嘆息着：「你們看看呀！我這是把什麼牌！」然而輕佻而活潑的山客，就趁機搶到他的牌，拋入空中，於是兩個人就着農家的土坑滾起來了。

他們互相喘着，笑着，你想壓倒我，我想壓倒你。揪着領口，撕着粗布腰帶。有人趁機把底牌散花似的拋揚。

屋頂飛着牌頁，揚溢着笑聲和尖嘯，年輕的日子呀！快樂的日子呀！那笑聲久久沒有停息，呼嘯聲越來越尖銳，有新的同伴參入這幸福的混戰了。

你可以聽見：「小畫眉，小畫眉！哎喲！你這個小雜種！快放手呀！」原來那個喚作小畫眉的年輕人，扼住他的兩隻腳脖，平空拖出炕來，他只有兩手把住夥伴，夥伴又推拒，抓着炕蓆，炕蓆又滑，險一點他就要落空摔在

地心，幸而他的後腦勺還依靠着炕沿，兩手抓住炕沿的木頭……

這些幸福而愉快的訪山客，一共二十八個，年齡高的是拉幫的把頭，五十多歲，最小的是他的獨子小畫眉，剛交二十五。

他們這一羣，是過慣了山澤和林谷的生活，專向人跡稀少的深山，尋找財富。

他們來自山東，渤海南岸那個一片黃土的省份。拋了鄉井，棄了家庭的，他們在這塊原始的山域之間，找黃岐，尋藥材，訪草參，鋸鹿茸。

這是中國的吉卜西人呀！春暖草發芽的時候，他們就「轟轟然的暴風」般的來了，帶着他們的鋸子，俄羅斯式的短柄斧，獵槍和鶴嘴鋤；另外還有一駝子載在牲口上的玉蜀黍、黃煙葉和掘土的鋼鋤。

他們的鄰居，是煙土販和種粟的吉林土著。

學藝股

他們的統治者是土匪，獵戶是他們常有的食客。

從他們第一年開始，就學會放蕩了，三五年沒有匯錢到海南，七八年斷絕家鄉的音信。

冬天是他們的光輝的日子，他們又轟轟然的暴雷雨般的捲向城市裏去了！帶着他們的山貨，和藥材。於是嫖妓女，賭牌九，丟掉羊皮襖，換上綢面狐狸的長袍，闊綽的山客呀！誰都認出他們袖筒外那兩隻粗大的手掌。

掙來的容易，消耗去也不難。自然這是十八世紀的太平年月呀！都有這種心理：「發財還不容易，現在還早哪！不趁着年輕玩幾天，人世就白來了一回。」這就是他們的金科玉律。人生能有多久，不逍遙自在的過幾天。

除夕一過，正月還沒完，他們又欠了新債，高利在乎什麼呀！反正山裏找。

二十吊錢買的冬衣，五吊錢就放在賭場上賣出，爲的急於下上這一次的

賭注。

不用說，冬季的城市，靠着他們復活了，夜裏，輝煌呀！大小商店都懸着明亮的吊燈，自然顧客還不只是他們這一夥，報字祥林的伐木幫，靠沙河供養的淘金隊……都趕來了呀！

到處揚溢着他們的快樂的笑聲，到處飄蕩着他們的爽亮的招呼。

北京大舞臺，爲他們從船廠邀來名角，點戲和加官不再是一某某老爺「而是「某某山幫的把頭」，瀋陽大鼓書場的掛牌，也整晚換着新的歌伶，不是「新雙喜」就是「小白鳳」。

到處是山林味的爽朗笑聲呀！到處是深谷氣息的讚嘆。他們不會微笑，不會紳士式的寒暄；一笑就是那麼粗獷，使城市的孩子吃驚，一說話，就是那麼高昂，使聾漢朦朧。

冰融雪消的日子一降臨，城市又平息了。夜的街市不再輝煌，權威仍舊



回到月亮上。

聲音也不再澎渤，只有磨小麥的磨坊深夜所有的驢叫了。

因爲，那羣揮霍的山客，已消耗盡了他們的所有，又一「轟轟然的暴風」般回到深山茂林夾峙的大草原裏去了。

這就是他們這個訪山幫已往的生活。只有小畫眉父子倆是特殊的，他剛離海南的鄉土，不過四年，在這悠久的四年的歲月，他到處飄泊，消耗了兩年的日子，爲的尋找他的父親——這訪山幫的孫把頭。那五十多歲的老拉山的人。

最後找到了，他是那樣的枯瘦，沒有好的穿戴，也沒有餘富下銀錢；雖然他在賭場上是出名的吝嗇，可是每年也全部輸去了他的所有。

他是一吊一吊的壓，五錢五錢的賭，銀子從來不過兩，大錢從來不過串

，而且贏到一吊就走，賭輸了半兩可是離不開。

別人輸了笑聲依然爽朗，贏了更是談笑風生。而他呀！不管賭注少的多麼可憐，可是神色專注，眼睛發紅，說話也變了聲，笑的又那麼怕人；贏錢手就抖，輸錢指頭也發顫。

冬天一過，照舊他也是兩手空空，最初不怪夥伴們會那麼吃驚，怎麼？一個從來不過一兩賭注的小手，也會輸去幾百兩，那麼爲什麼不大刀闊斧來一個痛快！

他們驚奇，却不嘲笑，因爲夥伴對他都懷着崇敬，他在訪山的驚險生活上，是那麼出色的英勇。有名的一段故事，就是他在長白山拯救了一個手下的夥計。

那時孫老頭兒，還年輕，他和一個名叫趙貴生的小夥計，在森林裏掘陷阱，爲了求得珍貴的鹿茸。

不料在他們的頭上跳下來一匹狗熊，原來他們的背後是株狗熊棲息的古松，有兩抱粗的樹幹的中心，就是狗熊宿夜的穴洞。那狗熊捕倒了小夥計，一聲慘厲的尖呼，驚散了所有的訪山人。

孫老頭跑了兩步，又停下來，他想起手裏還拖着一把修理陷阱木的長柄斧。他的臉色雖也蒼白，可是呼嘯又那麼威武。

狗熊發現還有一個人，就先不用捕到的餐物，坐在小夥計的胸脯上，注目對視着孫老頭。

孫老頭儘他所有的力氣，把斧頭揮入空中，劈下來，狗熊的前額鮮血淋漓，爆炸了吼叫。在牠跳躍起來的那一瞬間，孫老頭扼不住斧柄，那銳利的斧刃呵！已經劈進去一寸，堅實地，彷彿是生長在牠頭頂上了，根深蒂固。而孫老頭，就給狗熊捕倒了，雖然他還揮拳抵鬥，口裏命令：「小兄弟！找把斧子呀！」聲音又那麼鎮靜。

小夥計也不罕忽，跳起來，就順手揮起他手裏的工具，他是又慌張，又恐怖，沒有注意他所握的是把釘木椿的工具，高嘯一聲，是用他的力氣呀！而狗熊却伶俐地轉過身來，牠發現另外又有一個人，就迅捷地坐在孫老頭的胸脯上了。又防牠的俘虜逃去，又怕另外的人暗下毒手，仍然正面注望着那個俘虜的幫手。

牠注意的望見揮在上空的大鐵錘……頭顱一陣噙鳴，錘子和斧背火星四飛，斧刃又深入了一寸。鮮血又一陣流洩，那隻狗熊慘叫着，又跳來捕倒小夥計。

那瞬間孫老頭高聲命令：「把錘子趕快擲開！」於是狗熊又發現俘虜外還有一個人，又迅捷地坐在小夥計胸脯上，面對着孫老頭注望。

輪流着，你一錘，我一錘，一錘比一錘有力，一寸比一寸深，結果那把長柄斧嵌入狗熊的兩眼之間了……

孫老頭汗水淋漓，坐在狗熊屍首旁邊喘吁，小夥計歡呼着招來他們的訪山夥伴，抬回牠去燒一鍋野味。

孫老頭這一晚上沒有作聲，深思着，深思着，不知是還逗留在驚喊的波動中呢！還是得獲了什麼啓示。

然而所有的山客，全歌頌他的德行，而且對他的眼光，一色是望着至聖者的崇敬。

小畫眉來到父親率領的訪山幫，得到了熱烈的歡迎。然而那些鄉親戀着孫老頭，說是：「樹倒猢猻散。」

說是：「你一走，我們就失了生計。」

說是「再訪三年山，積下一點銀子錢。」於是小畫眉也給帶到山林裏來了。

這是一個會唱山歌和小調的年輕人。兩年的山林生活，沒有給他什麼曠

放的沾染。在城市裏既不去賭；也不去嫖，因為他纏戀着海南的新婚之妻，因為他巴望着能積下一點財富。

去年是靠山人的利市，他分了五兩鹿茸，三位老年的山參。他只在賭場上停留了一天。

一天他沒有下過一次注，儘是觀望着觀望着，和他父親的面色一樣嚴肅，一樣陰沉。

別的山客，都以爲陰雲之尾，總有場雷雨。不賭就罷，那小傢伙最後一伸手，不是銀子過百，就是金子過兩。

最後，小畫眉終於下注了，激動呀！手指是那麼發顫，映入賭客們眼睛裏的，是白洋一圓。而且贏了一倍，就飄然的唱着小曲走掉了，永遠沒賭第二回。回來對父親吹牛：「這一場輸去白銀十兩。」現在他私下積了九兩赤金，從來沒對孫老頭露口風，說是在一個滿洲土著的賭場上輸完了全部所得

。私心想：不先堵絕了他的念頭，還不給他一齊輸光。要找順便人帶回海南，兩年來又碰不見一個可靠的鄉親回里。

這一對父子，只有這一點性情上的不同；然而是一樣的愛財重於生命。十個手指有長短，聖人也不能十全十美呀！

人們總是向大處着眼，大處正，就是有點小毛病，也就不算什麼了，我們有句俗語，說是一美玉有瑕，可是那還是塊玉。

孫老頭率領着這一個訪山幫，走遍了長白山，老爺嶺，如今是頭一次沿順着圖們江，尋獵到牠上游的萬山叢中已經十五天了。

他們住在那塊成爲草精靈們樂園的大高原之下的帽頂兒山脚前，那山脚有一個村莊隔着圖們江斜對着高麗境內的山谷。那時候山谷間還沒有高麗屯落！還是一片荒野的曠谷，山上則一色是粗獷的原始性的密森林。

你可以想像到帽頂兒山脚下這個村莊是多麼孤獨，遠近百把里。就沒有

一個村子作鄰居。

住在這村子的，只有五家人，他們全是滿洲的土著，漢人稱作魚皮韃子的種族。他們正和訪山幫的生活相反，靠着圖們江的魚產過日子。

有三個整年了，他們從下游乘着樹皮艇漁獵到這兒，因為鱸魚成羣，大瑪哈魚滿片，就在附近蓋起茅草屋，住下來。

訪山幫是他們二年來第一次碰見的人類，他們的驚訝和歡喜就不必說了。待他們全為貴賓。因為他們個個都會說一口流俐的土話。

魚皮韃子們獻出他們的所有，包括珍藏二年的鹹柳條魚，自釀的酸麥酒。並且為他們的過客，每夜舉行一次火舞，來寬慰他們的羈旅中的寂情。

那些豪爽而且慣於歡樂的訪山客，却開始了他們稀有的憂愁，因為從魚皮韃子們的口裏，他們知道二年就沒有聽到一聲虎嘯，那麼今年春天山神自然還是看護着上面那塊山，山不開，自然他們妄自奔波了二三百里地。

他們嘆息了又嘆息，除了小晝眉那一小夥兒，沒有快樂的夥計，有太陽的天氣，這一小夥兒五個人就去帽兒山後的松林裏打圍，若是運氣好，他們能帶回三匹羚羊兩頭麂。

小晝眉有一手好槍法，除了打鹿，爲的採鹿茸；他的子彈都消費在山禽身上。不是由於山禽的肉味美！而是求一種快感，不管牠們飛的多麼迅捷，他一抬槍，就會平空落下來，那是多麼舒心的愉快呀！彷彿他握着他們的命運，空中的權威，讓那個死，那個就得落地。在這一點上父親又不及兒子。四天頭兒上，他們就放棄了採獵上面那塊山地，打算趕往老爺嶺，說不定供養他們的還是老地方。

魚皮韃子們挽留他們再繼續住一天，好不容易來了一羣人，那會輕易放走。

他們還盼望這羣訪山客觀賞他們的捕魚本領呢！河冰快流盡了，上游已

流來了暖流，他們準備一兩天內就動手出發下游。

你知道，春天的魚是逆着水走。

你想想吧！在他們萬念俱灰的賭紙牌玩的時候，聽見那意外的虎嘯，怎麼不吃驚而狂歡呢！

「開山啦！」

「開山啦！」

他們彼此高聲叫着，擁抱。



五

草精靈棲居的圖們江降臨了第二次大災難。

俗語說：「樹高了招風，露頭出衆的菌子，保持不久生命。」

訪山幫是在帽兒山東攀登上石巖嶙峋的山峰，當他們立身在最高頂，發現江南原來是塊大高原，又欣喜又吃驚。

這個說：「若是能在那岸蓋個廣樓大廈，隱居倒不錯。」

那個說：「單願我死了呀！埋葬在這岸的山腰，頭北腳向南，永遠瞰望着江南。」

只有小畫眉說：「若是我呀！開墾它，不用三年就能產萬石糧，而且有喫不完的菜圃，和果木園，只看那片廣闊的茂草，就知道泥土是多麼肥沃了。」

他們高談闊論，指手劃腳，呼吸着大草原上的新鮮空氣，說不出的興奮，說不出的爽快。

氣息間沒有一絲塵烟，他們自己也彷彿是些遊山玩水的詩人了。品樹論水，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這樣高超。

孫老頭，最先爆發了歡呼，他發現了臨水傲立的一株人參的葉脈。

於是隊伍停下來，一夥兒山客去挖掘，五尺外就動鏟，怕損傷了人參一根地鬚。

另外一夥兒人就四下尋找，眼睛射光，臉發紅……

落日以前，他們停手了，不是天晚休歇，而是孫老頭又發現了對岸一排挺然直立的珍寶。

人是知足的呵！可是心高騖遠，也就失落了眼前的所得，從他們手下脫生了八個連袂姊妹和幽居草叢之間的四品葉。這就是說，他們採到手十一

對。

現在停工了，他們有的走到上游，有的爬下巖石的邊崖，他們是急欲要找到一個過渡的淺灘。

邊崖有瀑布，上游是伸展向無盡止的山谷，彎入一段，又是一條，天黑才收心，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商量，爭吵；爭吵了又商量。

最先還是築屋，而後造木艇。因為木艇不只造一個，說不定發掘的工夫，出現了豹子或是狼；而且下去到帽兒山搬運現成的，又怕走漏了風聲，這不是高麗草參，也不是山貨，而是仙種的人參呀！人是肉胎，誰都有個私心。

結尾他們這晚上露宿，兩個夥計輪班放哨，看護牲口。規定儘管規定，可是大半夜，他們還咻鬧不絕聲。

那時候，三星斜照，月亮高昇，可是也有月亮驅逐不走的霧朶，深夜裏

飄來遊去，彷彿些精靈。

感謝這乳灰色的山氣呀！四品葉躲避在這氣色裏，悄悄離開了故鄉，請求獸王的救援去了。

雲頭越過黑頂山，他的臉上依舊是愴慌又愁苦。祝禱着上天，訪山人不要踏近他遺留下軀壳的那塊土，若是一日牠吃苦掘出來，那麼他的遠遊的魂靈，就會解體一陣小風就吹散了。

他自己一死，還不要緊，悲哀的是那些南岸的姊妹們。而且南岸的姊妹，一旦遭了人的毒手，就是他還活着，又有什麼滋味！

這一遭請援，又沒有一定的方向。黑斑虎雖是離開黑頂山不久，可是山嶺是稠密的，世界又這樣廣闊，知道牠是投東還是奔西？而且往昔黑斑虎也表示過對人類的戒心：獸王都存着三分懼心，那敢保牠這一回就一口應承。

一覺醒來，那些訪山客又是渾身一把子力量了。從這一天，他們就開始伐木，開始興工，動土。

彼此輪流着放哨，打團朮菜蔬。

五天就蓋起兩大間簡陋的住屋。現在分工趕製樹皮艇了。柳條子作繩，老藤蔓作線，他們趕着縫，急着連。

兩天就有三隻艇快完工了，四品葉沒有消息。

三天有五隻艇可以下水了，四品葉還是沒有消息。

那些可憐的草精靈呀！萎縮的只有每夜低低的嘆息，要哭也沒有眼淚，和誰交談呢！都沒有了主意，她們禱告了又禱告，嘆息了又嘆息。

她們禱告四品葉能及時回來，又嘆息他們的命運不濟。

上天愛護她們，才供給陽光和露水，而且有土讓她們棲息。

那麼萬物就該共生共長，爲什麼彼此這樣的傷害。

鹿羣是一種禍患，人類又是她們的災害。是作了什麼孽，得到這種可怕的懲罰。

看來，還不及石頭，沒有生活的快樂，也沒有死亡的威脅。

現在月亮也不光潤，山影也失去了詩意；那些星星又多麼慘淡呀！連夜鶯的歌聲又那樣哀怨。

白天的早露，不似從前適人心意，彷彿宇宙也在哭。太陽也不溫暖，晒的她們越發奄奄一息，總之世界失去了任何意義，她們反羨嘆着山巖和江底的苔石，那沒有生命的東西。

第十二天的早晨，北岸的訪山客們響着高聲呼叫。他們全挽高褲腳，預備把五隻完善的樹皮艇運下水。

吭唷，吭唷，用着力，實在他們是裝着玩，一隻樹皮艇又有多重的分量。

就在這時，空曠當中爆發了虎嘯，那聲音非常兇。

等到他們定神看時，黑斑虎已經啣着一個人，迅捷地走去了，他們望見牠的背影和虎耳兩旁，揮躍的人的手脚。

「誰？」

「誰？」

他們彼此失色的環顧，小畫眉疾呼一聲追上去了。原來隊裏不見了孫老頭，他是走回去取烟袋的。

不要怪他有嗜好，他自己不會抽菸，他是想：到南岸去，一半會兒不會完，發掘累了夥計們可以藉菸來休息。

不料草場外跳出來一條黑斑虎，他的呼聲未及發出，就給黑斑虎啣走了。

那些訪山客的臉，變了色。丟下樹皮艇，放棄了薄板漿。向前跑兩步又

停下來，他們在小畫眉背後高呼：「丟下槍呀！山神會放口！」

可是小畫眉一點也沒聽見，他跑的是那麼急，臉色死人一樣的白，嘴唇顏色變成黃。兩隻眼睛盯住黑斑虎，兩隻手在忙着裝子彈，跑了里把遠，他的子彈裝上了膛，兩脚一停，槍聲就響了。

他望見一團煙兒圍繞着黑斑虎，可是剛向前搶兩步路，黑斑虎又將身跳起，并未放棄他所啣的俘虜，又連跳帶跑的向前逃。

四下沒有路，一色是七尺高的洋草，牠走過那裏，那裏就留下一道溝，兩邊現出直立的草壁。

牠在那裏拐彎，那裏的洋草就俯倒，遺留着血跡和脚印。

那些山客聽見槍聲，也就抓住圍槍隨後趕來。

他們怕那小畫眉喫虧，隨跑隨喊：「不要窮追呀！不要窮追！」
一個人的喊聲不大，成羣的喊聲，就震動了山。

「不要窮追，不要窮追！」

可是小畫眉聽見也當不聽見，仍舊端着槍追，一邊跑一邊上子彈。

一路有垂倒的洋草領着，血跡淋漓地指示着黑斑虎的行程。

那血滴呀！一步比一步多，一步比一步紅。

山雉驚的四飛，遍空閃着山禽的翅膀。

拐過一道山峽，小畫眉的眼睛裏就失去了黑班虎的身影。然而有垂倒的洋草，又有血。兩傍儘是挺立的草壁，憑這指引，他不怕黑斑虎會逃生，況且牠沒有把他落到半里以外的距離。

「不要窮追呀！不要窮追！」背後的呼喊，更使他無所畏懼。

突然前進無路，他發現三面全是挺立的洋草。他是夾在草壁之間了。

他跳着高，環望四週一片平草，沒有倒塌處，也沒有血跡。

那山獸是哪去了？牠豈不會飛。

就在他向上跳着，觀望高過他頭頂的草原的當兒，他又聽見背後的呼喊：「趕快臥倒，趕快呀！」

這一次他是那麼機靈的順從。耳後一陣風響，嗚嗚聲中帶着一團兒槍聲，空中跌落下來一個黑影。

原來黑斑虎是被逼不過，使展出來蹤遠的本領，而且牠又聰明，不向前，也不向左或向右，而是向回蹤。

棲身在兩丈遠近的草路傍，等待小畫眉跑過，才從他背後躍入空中。

現在他們抬了黑斑虎的屍體，又在附近尋獲了尚有一息存在的孫老頭。

兩個山客輪流着背，到這時他們才知道已經追出二十里的路程。

到家已經快黃昏，自然是今天不能過渡去採參，尤其是奄奄一息的把頭，還沒有蘇醒。不幸的遭遇，使他們個個垂頭。

晚餐吃過，他們全無聲無息的圍繞着把頭，默祝着他復生。

六

人命危時，才知財富并不可貴；從這裏也可看出訪山客們的義氣。

他們顧不了對岸那排人參，也忘記了丟在江濱的樹皮艇。他們全守護着孫老頭。

從黃昏到三更，那個腰骨受傷的老人，一直是昏迷地說着囈語，誰也聽不清楚他是叨唸些什麼。

他的頭上發熱，臉的溫度烘人；可是嘴唇又蠟黃，他是流了過多的血呀！

繃帶裹了一層，紅一層。

三更天，這個慣於尋水獵谷的老訪山客，斷了氣。臨死也沒有清醒。小畫眉哭聲淒慘，夥計們個個手埋住臉，不言也不語。

鎮定的山客，悄悄用手指幫助死者那還有一絲溫意的嘴唇，讓他掩住那失去光澤的牙齒，遺容留個安靜。

「早知道這樣，我們該散夥，不應當纏住他老人家還走山林。」

「唉！死生都有命呀！還算好，在世上留下了他的骨柴。」

小畫眉到這也插嘴：「我回南海怎麼交代？」

我的母親呀！

囑咐了一回又一回，

說是我盼你發財，

只要帶回那個老忘家的，

就算我不白疼你一場；

因為呀！

她年輕時待他很不好，

十八歲嫁了一個十一歲的女婿，

公婆死了，

母親就當家啦，

他呀——可憐的父親，

受不了折磨，

嘔不了氣，

整天出門去走親

簡直怕回家。

我落草的那年，

父親失了手打壞了母親心愛的描花老茶碗，

於是呀！害怕的。

一口氣就下了關東，

那年他才二十六。

母親好強又要臉，

對誰都瞞着，

屈心裝着笑。

說是丈夫要去創江山，

臨走她從針線婆篋裏拿出兩吊錢，

可是背後，

又氣又傷心，

到年老就會開大悲咒，

和各種佛經，寶卷，

這樣也減輕不了她的內疚，

若是丈夫在外有個好歹，
豈是懺悔就能了的罪過？

我離家那一年，

她值買了兩口壽木，

一口漆紅，

有描金的龍，

描金的雲彩，

算給我父親了了一件心事

另一口

薄板棺，

留着自己用。

因爲那口描金的赤柏松棺材，

她欠下木匠鋪三吊的債呀！

從那以後，

每晚紡車都搖到三更天，

我的媳婦過門才不久，

可是人乖。

心眼兒也賢惠。

看着婆婆拉夜工，

就道意不去

陪着她的

只有夜深的燈盞，

灶下的促織聲。

就想幫襯幫襯她，

總是受呻斥：

「安心睡去吧！

你公公的壽木債，

得用我的勞力還。」

誰要是沾沾手，

不辜負了她的那片苦心：

另外她也替他擇了塊墓地，

並且親手縫製了裝殮的衣裳，

在現世她是一無所欲了，

只巴望早日能抱到孫子。

這就是爲什麼我家的懷了孕，

我才來到海北……

祝福這胎是個男的。

老頭子這一死，

尙不要緊，

有幾個是長命百歲病死在床上；

可是呀！

我母親該多麼傷心，

得不到他的饒恕，

她的心就受不住苦呀！

還能連最後這個希望，

給她燬滅！」

聽的山客都嘆息；有的點頭表示深深體悟到那種情況。

事不關己，總隔一層，他們勸他：

「光哭有什麼用呀！還得保重你自己的身子。」

「命定的災難呀！人人逃不過，走到那裏，頭上都是一片青天。」

「南斗還沒造生，北斗已經註定了死，擦乾眼淚吧！你母親又能等幾多

春秋！」

一回海南你不妨報個假信，說是他老人家在外很健康。」

「停個三年五載的，收拾鋪子就回家了。」

靠山依水的人，攀不得我們種地的莊稼漢，用不到，趁着亡人還有一口

氣，換裝換服，說是晚了，到陰間就是赤身裸體的寒鬼。

也沒有在他死後剃頭，洗身子。只是臉上蓋了一張草紙，嘴裏放着一個制錢，就抬下了炕。

預備等天亮，就去森林裏尋找棺材材料，人多，對於鋸鉋又熟悉，一個上半天，還怕沒有收殮的傢伙。

小畫眉擦着眼淚，擰着鼻涕！

「那排貨色到了手，

他們就下山；

叔伯們都是先父在世的老弟兄，

不管怎樣得把靈柩運到海南。」

「那還有什麼話說呢？

都是街坊和鄉親。」他們大家說。

脫鞋，也沒有倒下去。

傍晚天，訪山客們醒來，才知道什麼時候促膝坐在那兒就睡了一覺，沒

外面換了另一個世界：

潮濕的白氣呀！

潮濕的霧，

從地下噴吐着，

從山頂上噴吐着，

從天上垂落着，

一色是灰的宇宙了，

現在望不清楚附近的山，

頭上的天。



視野只有五尺。

訪山客們心底都懷着一種心思，「先把江南那些人參得到手，再忙碌死者的後事最妥當。」

可是人人這樣想，人人嘴巴裏說出話來就兩樣。

有的說：「四月裏大霧，不是山嘯就是水患！」

有的說：「人心不正時令歪，今年的年成呀！不是飢荒，就鬧兵災。」

他們嘆息着，各人提起自己使用的傢伙，一共二十四個人，到黑頂山脚去尋找赤柏松的棺木料。

留下三個夥計，一個去放哨，兩個淘米，洗菜。

小畫眉低着頭，在前面走，他也有他的說不出口的心事：「停一會兒若是出太陽，什麼話也沒有；萬一霧氣越來越厚，那些草精靈們還不脫壳私逃。俗語說的好，鹿命難保就撞碎了自己的角，象死以前把牙拋。」

又想：「父親剛死我還是起財念，不只是傍人笑話，自己的心裏不是裂作罪過！」

潮濕的霧，越來越濃，越來越濃。帶着一種海水味，氣息發鹹，彷彿一片不酸眼的煙。

他們二十四個訪山客，在森林裏分頭砍伐着四株樹。

從前斧子落在樹根上，聲音響亮，山韻幽揚。

現在斧子落在樹根上，聲音沉悶，也聽不見山韻。

等到面對面只能望見對方的頭，彼此看不見彼此的肩，他們就摸索着傢伙，住了手。

高聲呼喚着：「走啦！走啦！」

「什麼也看不見，反正人多工夫長，今天完了還有明天！」
你招呼我，我呼喚你，就是身傍的夥計，也得大聲說話。

因爲離開一步就望不見。

「你在那兒？」

「我在這裏！」

「還有誰呀！」

「等小畫眉，那個年輕的兄弟！」

「我在這裏呢！」

「那麼我的拉鋸對手呢？」

「丟不下我呀：你放心！」

「那麼走了呀！」

「走！」

你說一聲；

他說一聲。

望不見樹枝，也望不見樹葉。挨到腳，才知道擋路的松樹幹，那都是兩抱粗的古木。

「人說關東富庶真不假呀！」

光看着這片森林就值萬石糧。」

「若是洋草甸子能種上小麥，

用不了三年，還不是出產三二十萬石的！」

他們贊嘆了又贊嘆，彷彿第一次來到關東。

這時霧氣遮住人們的眼睛，自己僅能望見自己的肩膀。

他們走過了一棵樹，又是一棵樹，樹樹都連着，一步比一步艱難。

慢慢就懷疑：「莫非走錯了路，怎麼百把步，就老是走不出這片林子。」

你也招呼，他也招呼。

大家站住了，又轉頭。

來路改作去路，最前的人落在最後。

來往轉了五個圈，左邊是樹，右邊也是樹。

走到頭，又出現了一片有草芽的小平原。可是分明他們下山；沒有上過

山。

他們笑着說是：「鬼迷了腿！」

可是這也遮掩不過他們的心慌。

到後來他們站住了，你望不見我；我望不見你，全靠着聲音的呼喊。

「我們停一停，揩揩汗，說不定這林子裏不乾淨，住着狐仙或是山

魍。」

「順嘴胡說，這是什麼話呀！就是有大仙，也不會和我們凡人爲難。」

「那邊是東？那邊是西？最要緊的要走對了方向。」

「小畫眉說的對，時候不早了，也不知道太陽是正午，還是平西！」

他們吵嚷了一會又跑進深林，這次是上嶺，對着聲音發話，對着聲音責難。你瞞怨，我也瞞怨，上了一程又下來。

從早晨到晌午，從晌午到黃昏，他們一直迷了路，包圍在大霧中間。

霧氣由銀白，轉成深灰，從深灰又變成濃黑，一點一點，夜色吞沒了森林。

他們那些訪山客呀，又餓又疲乏，打不着火，火石冰冷，打火鐵又潮濕，他們也就沒法抽口煙。

每一個人都變了色，那種心慌的滋味，甚於沙漠裏的迷途的羔羊，找不到青草和河崖。

你喊着，我喊着。和白天同是一樣招呼。

但是呀！大難臨頭，都看重自己的命，沒有人把別個來真心掛牽。

他們沒有覺查有幾個是縱隊裏走失，也不知報報名字報報數，憑着聲音

，交談。

「弟兄們呵！不要慌，鎮定要緊呀！在森林裏落個宿吧！老跑山的人，這不是家常便飯。」

「說是這麼說呀！鄉親們！霧氣又冷，穿的又薄。找不到乾樹枝子，就打不着火呀！四月天，睡濕地，不喝四兩酒，身子受不了，管保得風濕病。」

「最多住一夜，咱們不要閉眼睛，等到明天，太陽總得給我們溫暖。」

「說不定的風呀：估不定的雨，敢保大霧不繼續到第二天。」

「看起來，咱們不能夠停下，還得走！」

「天黑，霧又濃，沒有個光，望不見個星，向那去呢！」

「聽呀！鄉親們！是誰在老這招喚！」

那時候，他們就直起頸子，尖起耳朵。隱約的聽見：

「來呀！這邊有路！」

聲音是那麼悠遠，那麼孤單！

可是那些訪山客，只在這瞬間，精神又一震，彷彿老戰馬聽到衝鋒的號角。

摸着胸前，用手遮護着眼睛，他們又前進了。

撲奔着聲音來自的方向，並且針對着呼喚。

「來呀！這裏有路！」那呼聲，很遙遠。

一寸寸的伸脚，一寸寸的前進。你扶着我的肩膀，我扶着你的肩膀。

到頭來，呼聲聽不見，一會子，又彷彿是發自背後。

「來呀！這裏有路。」

「在那兒呀！」

「在這邊！」

於是隊伍朝後轉，走在最前的落在最後，走在最後的作了頭。

一整夜，他們就沒有住住脚。呼聲永遠不是在左就是移到右，不是在後，就是在前。

結果，那些失色的訪山客，疲乏加上疲乏，兩倍的慵懶！頭腦昏沉，兩腿發顫。可是沒有一個人疑惑那呼聲是發自山魈，或是別的什麼。

霧色發白，森林裏又降臨了第二天。

幸而霧濃，彼此望不清楚彼此的臉。

死人的氣色呀！慘白，又浮腫，抬不起頭來，睜不開眼！

一個一個的落了隊，

一個一個的離了羣，聽不見瞞怨，也聽不見他們的招呼！都睡氣沉沉了，還有什麼值得恐慌的。

在佈滿濃霧的森林裏，他們度過第二天。個人憑藉着樹根，睏了一覺，

那顧得地氣潮濕，那怕得風濕病。

這一夜就全部失散了；可是每個人不知道離了羣，彷彿週遭依舊是弟兄們的呼喚，依舊是彼此在一塊兒。

一個訪山客的頭前，有一個引路的草精靈，彷彿明眼人，率引着一個醉漢。

深夜的時候，每一個訪山客，彷彿是隨着夥計們走出了森林，却吃驚腳下的青草，分明不是自己住的那塊七尺高的洋草地。

就是一片大海也顧不得問了；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時的瞌睡珍貴！就這樣，最後他們的眼前現出一條一尺寬的小河。

「跳過來呀！」

疲倦的人，聽到一聲呼喊，就向前跳，水聲澎咚，蕩漾起一圈一圈的水

紋。

投入的圖們江的每一個訪山客都沒有驚呼，彷彿落水是他們甘心願意。到天亮漁皮鞭子的村落，發現圖們江上游漂下來的二十六具訪山客的屍

體。

原來燒灶的人送飯也失了路；放哨的人聽見森林的呼喚，跑進去，碰見了同樣的命運，只是小畫眉還沒有下落。

在最末的濃霧瀰漫的深夜，四品葉召集了第二次皇族會議，爲的查詢那二十七個訪山客中唯一失蹤的人。

先問那五個在山脚週圍戒備的草精靈，她們是兩天兩夜沒離開崗位，担任呼喚那羣失路的可憐人，來迷惑他們，困擾他們。

她們都神色堅定的說：「確實沒有一個離開了那片幽密的森林。若是失落了一個，那麼不是某位領路的姊妹疏忽，就是他還逗留在森林裏。」

於是四品葉這嚴肅的老人，向站在週圍那些領路姊妹們發問：「是誰疏忽了職守，是誰失落了我們的仇人？」他的眼睛，威嚴而發亮，聲音是那麼怕人！

領路的草精靈們，個個低了頭，堅定的小聲說：「我們沒有失落我們的仇人！」

二十七個裏只有二等甲，那個兩眼明朗充滿智慧的草精靈，她既不說話，又不響，低頭弄着她的白色的披巾。她的臉蛋變了色，可怕的蒼白。

四品葉立刻向她注視，不用說她是一個疏忽的罪人。

「小姊妹！你是根本就沒找到那個狡猾的人，還是帶領他投落圖們江了？」

二等甲低着頭，不說話，十個尖尖的手指撕扯着白肩巾。臉孔一陣紅一陣白，彷彿陰雲天的電光閃閃，雷雨傾刻就要降臨。

所有的姊妹們都凝視着她，她已變成草精靈們的中心。

「對天發誓吧！不要作個不信的人！」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二等甲立刻匍伏在四品葉的脚下，高

聲叫着：「慈祥的人！」

她說話又急又惶慌：「我愛了他，那個年輕的訪山客！」

隨便你怎樣處置我。

然而可愛的尊長呀！

不要折磨那年輕的訪山客吧！

懲罰我，我只是肌肉痛。

可是看着那年輕人一直圍着樹林子轉呀！

我的心比給火燒還難忍受。」

一聽這話，草精靈們全氣炸了肺。所有的姊妹們，沒有一個不吃驚。

「二等甲你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也出賣了我們。」

「二等甲，你是作孽呀！

私自放走我們的仇人！」

「放走仇人還是小，

明天雲消霧散，只他一個也來害我們！」

「二等甲你不只是不信的人，你還是個不潔的幽魂！」

「慈悲呀！親愛的姊妹們！」二等甲抱着四品葉的雙膝和那些攻擊的人說，那時候，她的睫毛含着淚：「話到舌尖要留半句呀！我並不是出賣靈魂的罪人！」

四品葉一直是蹙着眼眉，眼睛似啓似闔，那眼光充滿氣憤，充滿憎恨。直到現在他才喃喃的說：「你這個不潔的人！你這個不潔的人！」。揮一揮胳膊，像是擺脫開可憎的東西，就擠出去了。

現在只留下那些姊妹們。

「二等甲，你趕快交出那個仇人，趕快獻出那個草族的罪人！」

「那麼你還來得及贖罪。」

「那麼你還是一個可愛的姊妹。」

「聰明有時也被聰明誤！」

「及時悔過是聖人！」

「人呀！心中都有兩把邪火，

貪財好女人。」

「貪財，財多，他消受不了，剝削別人，爲子孫。」

「好女人不是由於她的德性而是因爲她美；他們只知道肉體不知道什麼

是靈魂。」

「親愛的姊妹們！可敬的姊妹們！

我知道人的可喜歡的地方少，

可憎恨的地方多，但是呀！心不作主啊！

我已永遠離不開那個年輕人，

即使爲了保護他而死，

我也不願在死前說出藏他方向和處所。」

「你已經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罪人！」

「你已經是我們族裏唯一的黑色的幽魂！」

現在四品葉回來了。他獨自在深草裏佇立了一會子。

那時候，他的臉色陰沉，彷彿他已獲得了決定，就立刻又插進來。

「諸位姊妹們，時不宜遲，天就要亮，我們得趕快處置這個給邪念惑誘

的幽魂。」

「二等甲，帶着你的那個有邪念的人，

立刻離開我們，

永遠不許沾着圖們江聖潔的流水，

永遠不許再來見我們。

就彷彿我們從生以來就沒有你；

也彷彿你從出土以來，就沒有見過我們。

可憐的是我們那正義凜然的恩主！

祝福牠那獸王的靈魂安息吧——

給我們的不肖的邦人，私放了牠的仇敵，

要害我們的罪人之子！」

「快去吧！不潔的人，別再踏着我們的這塊乾淨土。」

「快去吧！不信的人，別再呼吸我們這片潤神的氣息！」

「去吧！不要回頭望我們！」

「去吧！也不要咒咀我們慘酷。」

「還躊躇什麼？」

「沒有人和你接吻。」

「也沒有人接受你的祝福。」

二等甲的臉色蒼白，慢慢地逐個地流覽着她們，流覽她的姊妹呀！雖然她們避開她的眼睛。

可憐的被棄的草精靈呀！眼角下雖然還垂掛着兩滴淚，可是現在她不知道悲哀了。

完全意想不到的命運啊！她在這瞬間就是和那些姊妹們永別的一刻了；她再不能和她們共歌共舞。

她在這瞬間，就是和圖們江永別的一刻了，她再不能望見牠那藍色的水流，也再聽不到牠那永無止息的悅耳的朝天歌奏。

她在這瞬間，就是和大草原永別的一刻了，再也望不見草原上的陰影，青空上的遊雲。

可憐！她說不出是怎樣留戀；說不出是怎樣的難受。

就在這瞬間，四品葉轉過臉去，他流淚了。

就在這瞬間，那些望着她背影的草精靈們，轉過臉去，她們流淚了。

若是二等甲在這瞬間能回眸一望；那麼她滿肚的怨屈會立刻爆發，嚎叫一聲，跑回來慘哭一通！

若是二等甲在這瞬間能回眸一望；那麼她會立刻得到撫摸着她的柔髮安慰她的姊妹，而且她可以伏在她的胸口上舒服的哭一回。

然而她沒有回頭。不是因為姊妹們的咀咒，而是她呀！神魂悠悠，自己已經不知是悲哀呀！還是憂愁。

她的脚步，緩慢；一寸一寸的走。她望着霧下的江水，水聲潑潑，她望着霧中的天空，天空也彷彿有着大憂苦。

她的脚步，緩慢，一寸一寸的走。

漸漸遠去，漸漸隱入密林後面。



草精靈二等甲，當晚把小畫眉帶到一所深山裏，那裏有所泥壁的茅屋，紅色的木柵欄和美而幽雅的花坪。左手臨近小溪，那流水悠悠，對面生着一排長長的標直的古松，頂端尖尖，天陞顯出鋸齒形，遮在林後，右手是一座密林蒼茂的山峰，望不見樹幹，分不清的枝葉，只是見一片，是那麽大的一片，因爲那些古松的頂端都是盤形向四週伸着，彷彿是些巨手托着天。茅屋背依着山脚，面對着廣闊的大草原，而且在遙遠的大草原中心，立着一株年輕的楊柳，背景煙霧渺茫，顯得牠是那麽遙遠，那麽孤零。

草精靈二等甲，那個天真而又飄逸的美人說：那就是僭們的家。

六月天，若是你嫌這裏熱，不妨就到那株柳樹下去睡午覺，若是你的興趣好，僭們倆就下盤棋，樹下有一塊天然的棋盤石和兩塊天然石生成的坐墩兒。

我贏了你呀！

你可得給我梳頭；

若是你贏了我，

我呀！

我給你搨扇。

小畫眉那故世的老訪山客之子，只說是那株柳樹孤獨，可怕的孤獨，而且這里又無聊，可怕的無聊。

「你知道世外有桃園？」

「我是莊稼人。」

「這是我第一次望見你的嘴唇有笑影，我是怎樣的喜歡呀！然而只是一瞬間的笑，並且這笑爲什麼是連點聲音都沒有，我不喜歡，你老是愁眉苦臉的。讓我的手指把你的額紋舒展舒展，你知道嗎？人活在世間沒有多久日的。

子。」

「拿開你的手指吧！可敬的人兒。你呀！獵戶的女兒，彷彿不是生長在人間，你是久居荒山。你不知道人間的痛苦和可愛呀！，我父親——祝福他的亡魂安息吧——只是爲了尋求財富而訪山，到如今，我不知道他的屍首是不是安全，更不知道我那些可愛的夥計，是不是走出森林，找到路！想起那可怕的大霧呀！我害怕！只要是匹鹿，都戀羣，何況我們是共過患難的弟兄。我呀！怎麼會有心腸笑！病在心裏，你的手兒醫治不了，光舒展額紋沒有什麼用！」

「不要說他們，我不喜歡！你知道，圖們江離開這裏有萬里的路程，我總不信你從那兒會迷路到後山。就是你生成是個有翅的鳥兒，這麼的路程也得飛些日子。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作了一場夢，現在夢醒，你倒又疑惑在夢間！我喜歡的人呀！我願意你笑，你老是閉着嘴，我的心也沉重！」

小畫眉低頭嘆息着說：「你呀！你不知道什麼是喜？什麼是愁？因為你的父母下世早，不怪你不知道有許多心情存在人與人之間。」

「再不我給你煮杯濃茶，你喝了說話的聲音，就會響亮，而且充滿了愉快。」

小畫眉苦笑。

「硬心腸的人呀！坐在我身邊，我要你坐在我身邊，這個杯子不能離開我的手，你就這麼喝吧！換個方法就不靈。」只見她兩眼發光，滿臉紅暈，小畫眉感覺到幸福的瞬間。

幸福只是瞬間，總不會久，經常訪山人的憂愁，因為他離開了土地，離開了工作呀，離開了人羣受不了這種孤單。下不來棋，又不會閒談；而且一天一過，就感到從未有的對於這雲際飄渺的樂園厭煩。

從前，他把着頭鋤頭，望着遙遠的天空，也曾歌頌過天仙，然而現在離

開了土地，離開了人羣和斧鋸，他又是這樣痛苦，不安。就像失去了心魂，既不能午間坐在樹下打盹睡，晚上又嫌二等甲絮聒的不歡。

「硬心腸的人呀！我已經給你紮了一個小帆船，你不要以為是漿糊紙剪的就沒有用，跟我來！」她的手牽着他的手，兩個人走向小溪前。「讓它呀！把你的憂愁載走，遠遠的，載走！」

「你就是會玩！」

「吹口氣吧！把牠送走！」

當那紙紮的小帆船，悠悠的順着流水飄走，草精靈牽着小畫眉的手，她呀！又跳又歡呼，牽着他在岸上匆匆的走，追着那迅速飄流的紙帆！

幸福的人兒，處處要借機會發洩她那載負不了的過多的歡快，不管她會怎麼玩，然而依舊消解不了小畫眉的憂愁。

這天的夜晚，草精靈二等甲覺着小畫眉是這樣的不愉快，想盡方法也逗

不出他的笑；而且和他說話，他的眼睛望着這邊，心又留在那邊，問一句，
嗯一聲，分明是眼前的東西不在眼。

那飄逸的草精靈，就說：「若是你呆在家裏，沒有趣，僂們不妨到後山
的谷裏去，那兒今夜有野臺子戲，僂們可以看到三更時候！」

小畫眉從來沒聽說週遭有人煙，荒僻深山怎麼會有野臺戲，人在愁時，
總想趕熱鬧，也沒問是近，或是遠。

他們倆手牽着手，走了不一會兒，就聽見笛聲雜着鑼鼓，以及人們的哄
鬧聲。又不久，就望見峽口外的燈光，染紅了林子，染紅了山尖。

他們來到峽口外的那塊廣場，只見人頭靠着人頭，黑黢黢的一片，有男
也有女，有抱小孩子的，也有糖菓攤兒。乞兒們向他伸伸手，他就佈施給他
們每人一個銅錢。

戲台朝南，又高又壯偉。小畫眉走近去時，觀衆都交頭接耳的私議，而

且一條通路，在他身前展開，彷彿來了一位貴賓，人們都左右分開，閃向兩邊。台子的跟前，還留着兩塊大的石製備背椅，彷彿人們早就知道他們倆今晚來聽戲。

小畫眉沒有看到三更。因為他坐在那兒，愁上加愁，他看了三齣戲：四郎探母，井邊打水，秋胡還家。於是想起了年高的母親，新婚的妻，以及海南的家鄉。

他離家在外，已滿了四年。不知道母親的白髮增了多少，更不知道，是不是還在等待她的丈夫和兒子，白天巴望到黑夜，黑夜巴望到早晨，夜裏是不是獨對油盞，整年整月的紡綿花，紡綿花爲了償還壽木債呀！可是她不知道老頭子已經死在圖們江上。

小畫眉不等第三齣戲唱完，就和他的情人走出了廣場。去時還和來時一樣，擁擠的觀衆，閃開，分立左右兩邊。

草精靈這一晚比前一天還難過，她呀！沒有看戲，暗暗的窺着她心歡的人兒的臉色，又沒有快樂的影子，又沒有笑；反而他，越來越不快活，越來越苦痛。等他站起來時，她也就走，一路上問他什麼，他也不說，只是嘆息！

日子是出奇的慢，好不容易才見到陽光，又是一天。

小畫眉和往常一樣，站在茅屋的柵欄門口，望着大草原，以及草原中心的那棵孤立的柳樹，藍色的廣闊無際的雲邊，是那麽遼遠，遼遠。他呀！身子在北方，心在南方。

草精靈二等甲，採菌在山東脚下。只這麼一點時間，却不想那憂鬱的人，又信步走到後山的谷口裏去，望見谷山沒有路，只是一條溪水勃勃的沿順谷邊流過去。小畫眉疑心，又向前走，沿順着小溪，走出峽口，既沒有廣場

也沒有戲台，只是蒼老的古松林，一大片。林子的空隙間，散佈着七八根蒿草，根根蒿草的頂枝串着一個銅錢。

小畫眉疑神又疑鬼，趕情他的情人是山魃！

等他回來還沒有開口，那智慧的草精靈就笑着說：「你不要胡思亂想，我呀！不是什麼黃仙狐仙，實對你說吧！九天玄女得罪了王母，謫到下界來的。」

「若是這是真心話，那麼呀！請你大慈大悲，把神靈顯，讓我回家見母親；並不是我生來就知道孝，實在呀！老太太辛辛苦苦的白天紡綿花，夜裏紡綿花，還債爲的討我父親的好，她還不知道他已經離開了人世。讓我回家報個喪信，我是永世不忘你的大恩。」

說着說着，小畫眉的眼睫就跳出了淚，而且匍伏的跪在二等甲脚前了。

「既然你動了歸心，我留也留不住，站起來說話，我也心平靜——現在

給你一把傘，只要觸觸地，那麼你立刻就會降臨你所想到的地方。可是傘尖觸地你就得閉上眼睛，那時你耳傍生風，兩腳已踏在雲上，千萬在落地之前不要睜眼，而且呀！你不要急着走，還得說定你離開我一天，還是兩天？「來去是怎樣遠的路程，又這樣艱難！允許吧！我停留三天。再見！再見！」

「先別走！你可不能說昧心的話！」

「自然，有什麼事，我敢欺瞞！放手吧！再見了！再見了！」

「那麼你還得留給我一個吻——祝福你一路順序！」二等甲站在花壇前，仰望着昇入高空的小畫眉，他是越高越遠了。

十

小畫眉那故世的訪山客之子，降落在一座山脚下，他不知道這是不是海南。

若說是海南就沒有這樣的山峰；若說是關東，又沒有這樣的小麥地；而且山林蓬茂，可以清清楚楚聽見鷓鴣的啼鳴，又有畫眉的悅耳歌聲，是那麽嬌滴滴的。

寂靜的地方呀！又能聽見山上的樵夫攀談，那響亮的聲音，却在半里外。

小畫眉沿順大路，走到山脚前。問樵夫這是什麼地界，距離孫家河還有多少路。

「你問的地名，我是這樣耳熟，可是記不清楚村前有河圍繞的孫家河，

還是河水在週遭兜着圈的那個？」

「沒有兩個孫家河，河水繞着村前，也圍着村背。」

「還有什麼標幟，你說清楚我就指給你路，保管到家，天還不黑！」

「半里遠就望見我們村子的大槐樹，走過樹下的十石橋，第一家土墻的院落，就是孫生金家，這是我故世父親的名字，我呢！是孫家貴多少是有點名聲的，遠近百把里的莊子我都走遍，而且不管什麼集什麼廟會，他背着圍槍賣野味賣出名的。」

「知道了，這你得見着岔路就向西走，里把路過去再向北轉彎，不瞞你說，我在山上集上常碰見你，坐下來吧！我這還有灘縣出的好黃菸葉子。」

小畫眉辭謝了樵夫，誰奔家不心急，誰奔家還有心在半路抽口煙。而且天近黃昏，歸鴉成羣，揚着喧天啼聲。

小畫眉拐了第二個彎兒，天色已經黑了，分不出那塊種的高粱，那塊是

小麥地。彷彿在夢裏，沒有驚訝他所路過的山峰，彷彿真正到了海南家。

望見大槐樹，就聽見狗吠，那時候，星星已經佈滿了天，河崖的密林間透出點點燈火，小畫眉是怎樣的歡喜。走過石橋，立刻到了自己的院子，只一聲呼喚：「娘」！就望見母親，迎立房門口，頭髮稀少發着銀白色，皺紋滿額滿嘴唇，並且拄着拐杖，笑聲悽苦又似驚訝。口裏說話，眼睛流着淚：「我的天呀！我的天呀！是家貴回來了！你怎麼一出去就是四年。快告訴娘，這次還要走嗎？或是留在家侍候到我斷了這口氣。」

「永遠不出去了，陪着娘過幾年。眼色不濟事了嗎？爲什麼還紡綿花，知道父親的消息嗎？我想圖們江上一定運棺回來了！」

「先不要說這些吧！我問你，心肝！你是說的在家住幾天還是幾年？」

「娘的耳朵也不中用了，我說是住幾年！」

「好啦！那麼請你揉揉心！硬心腸的人呀！你還說不欺瞞！」

小畫眉是這樣的吃驚，原來自己是站在二等甲的面前。她的嘴唇還在笑，可是眼睫毛已經有淚滴兒閃光，並且立刻斜過了肩，斜肩迴避是怕他望見自己滴落的眼淚。小畫眉立刻第二次匍的跪在她脚下，說不盡的懺悔，而且又流淚：「實在我怎麼忍心對老母實說，這才把幾天改了幾年！」

「硬心腸的人呀！說話總帶着塵煙氣，我知道你洗不淨腸子，也就改不了你的心，要想讓你走吧！我的心又痛。」說着說着改了韻，可憐草精靈突然伏在小畫眉的胸脯淚水漣漣的哭了：「我們分別就在現在！別時容易，見時難，就是你真的歸去三天，我在這裏也不少於三年，因為你和我才共享三日的陽光，我就好似是過了三個月，豐富的生活呀：豐富的日子，然而說是似乎三個月，可是又覺得這樣短，彷彿兩分鐘。」

流不乾的眼淚，說不盡的痛苦！小畫眉臨走也是淚珠滴滴，說話的聲音是那麼悽慘：「別哭了！別哭了！只別離三天，爲什麼這樣傷心；你知道，

給我送行，你該笑！」

「珍重那柄小雨傘，千萬千萬——過來一點，我給結上這個領扣——告訴你呀！別當是那柄小雨傘是好玩的。那柄雨傘是仙家的寶物，而且傘在你身旁，我呀；就在你身旁！雨傘不能離開自己的手，失落了雨傘也就是失落了我；更不要輕意打開它，不管是晴天還是下雨。你的耳朵靠近過來，我和你說句知己的話，知道嗎……我呀！我呀！身子有了……孕！能回來的早，就儘可能的早。」

小畫眉第二次說：「再見了！」然而那草精靈二等甲的臉又陰暗下來，彷彿一時晴一時雨的五月天。剛要返步，又追上去，伏在小畫眉的胸脯上，閉了眼睛；閉眼是要制止淚，她呀！腦子發暈又要吐。小畫眉親了她的手背，又親她的臉，親了她的嘴唇，又親了她那一雙淚封睫毛的眼睛。分開手，

第三次說：「再見！」

——

傘尖迅捷的點點地，身子立刻騰空，隱隱還聽見二等甲的呼喚，可是已經遙遠了。

耳邊的風聲平息，小畫眉的兩腳就落了地，這次他望見自己確是來到海南的家，一包黃塵濛濛的大平原。是這樣的親切又新鮮。

小麥寸長到三寸高，柳葉嫩綠，一定還沒過清明節。然而走過小石橋，他沒有找到自己的家宅，石橋旁邊已經沒有那棵大槐樹，而且河崖河底全是一片沙子，怎麼？河也會涸了。橋頭的路碑還存在，可是入土大半了，露土三寸高，路人多半在這休歇，磨的又光又潤。

陽光閃閃，雞不啼，狗不吠，是這安靜的農閒日子，三月的天氣。

小畫眉的住宅有土牆，這裏却換了石砌的圍垣，住宅三間，變作五間，而且泥壁改成磚牆。

叩門三聲，走出來一個年老的莊稼漢子。衣裳體面，說話也良善：「您是過路的客人嗎？全莊子裏已經到前疇趕山去了，有挺好的社戲呢！小雙喜的班子。」

「前疇離這五里路吧！還是三月三的山日嗎？我可不知道怎麼不請老的班子？」

「您這位客人不知道，這裏最有名聲的還是小雙喜的班子。可惜小雙喜已經過世三十年了……進來坐吧！抽袋煙，再去看戲也不遲。」

「老人！我不是來趕山的，我問您一家人家您可知道，孫族的孫生金？」

「我們這莊都是孫家門下的，可是沒聽說有個孫生金。」

「孫生金從年輕就去闖關東，不怪你不知道；可是孫家賞呢！他家從前住在這座宅子裏，現在是不是已經搬了？」

「孫家貴可是到海北去找父親的，罪過呀！子不提父諱，那是我祖父的老的，他失落在海北，恐怕也有二百年。您的祖上可曾在外和他老人家有來往，說起來罪孽呀！到如今還不知他老人家的骨柴，埋葬在海北的那一塊地裏。聽說那回圖們江水淹死了許多訪山客，趕情是您知道些祖上的底細？」

你知道，孫家貴是又疑又驚，瞠惑的站在那兒，開不開口，久久說不出話來，這立刻使那老人受了感染，兩眼一直在他那年輕的臉上注視，又注視！

「我離貴莊很遠，聽得祖上說過，今天順便來問問，祖上也失落在圖們江上幾百年！」最後小畫眉說：「這是你們祖上托人帶回的黃金八兩——都生了鏽啦！大約是海北的鄉親給你們保藏了三百年。我不飲酒，也不抽菸，這就走，不要送，不要送！」

那個和善的老人呀！是那麼驚異的站在門外，目送着那個陌生客。到現

在他還弄不清楚是遇見了什麼鬼，還是什麼邪。他來的是這樣突然；走的又是那麼快。



7633



111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拾壹月柒日

贈送

印 翻 禁 權 版 有

江 門 圖 的 色 藍

基 賓 駱 者 作 著

司 公 版 出 豐 新 所 行 發

號 六 弄 九 三 二 路 西 京 北 海 上

聲 秋 韋 人 行 發

店 書 生 自 所 行 發 分 西 華

號 十 特 街 三 西 園 公 央 中 慶 重

版 滬 月 八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三 一 〇 一 辰)



法務部調查局
資料室

分類號 657.6

著者號 2107

登記號 24867

國家圖書館



004636956

法務部調查局



024867



7
4-2